

我们和杨继绳结识多年，虽然他比我们年长快20岁，可大家在一块儿，随意闲谈说笑；无拘无束。现在，要一本正经地作文，写出杨继绳特征，又象是件挺难的事。

外表看来，他和我们大家均无二样。一个鼻子俩眼睛。只是他的两眼，笑的时候比一般人更小，眼角的褶却比一般人多。

但杨继绳作为新华社记者，又的确是特征明显的。比如，他的学历就与众不同。他是清华大学动力系毕业生，之所以考清华的原因也很独特，湖北乡下一所中学的校长对他说，我们学校还没有人考过清华大学，你去吧。只这一句话，本想学中文或新闻的杨继绳就到清华园学了6年的汽车、拖拉机动力机械。现在看，在清华的学习，培养了他缜密的思辨能力和对大自然强烈的好奇心。这是非常珍贵的。

思维世界的发展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就是对惊奇的不断摆脱。这是科学家爱因斯坦发出的一句感慨。从某个角度看，倒很象是杨继绳行为轨迹的实录。在新华社记者群或是熟悉他的人中，都知道，他属于研究型记者，思辨性是他新闻报道的主要特征。

80年代初，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，科学技术如何转化为生产力，成了一个不太引人注目却又非常关键的重要社会问题。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那个已经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技术市场。而杨继绳则已开始报道并加以研究，继而完成学术专著《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本30万字的书是我国技术市场学的第一本专著。国家科委副主任、全国技术市场协调指导组组长郭树言，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，认为“这本书的作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”。此书曾先后获得了天津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、中国技术市场研究会优秀论著奖。在新闻圈子里，象杨继绳这样取得很高学术成就的记者，不多。这是他研究的一面。

再剖析一下杨继绳作为记者的行为导向，可以为他的思辨性报道特征，找到另一个佐证。近年，有那么一些记者的采访风气发生了偏移，形成了一批“水上漂”记者。他们的行为完全受制于请柬、会议、简报等，采访变成请访，甚至请也不访。写稿变成了抄稿，甚至抄都不抄，只在稿前签名，当“二道贩子”。能支使杨继绳四处奔波采访的，却是他所思考的问题。在他的家里，有个象中药铺似的架子，50多个格子，都是各种类别的问题集结，里面有对某个问题的思考卡片，资料卡片等，是个名副其实的“问题库”。对于那些每天早晨不知自己向何处去的“穷”记者来

## ● 我们的同行

○ 张大为

○ 曹健

# 杨继绳特征



◇ 杨继绳近影。

说，这个“问题库”简直就是个银行了。

“问题库”里面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一直没机会到他天津的家里去翻那个装满问题的木架子，听他自己说，里面都是有关国家政治、经济方面的采访材料。从他近些年的报道来看，这种说法是合情理的。几乎每年，他都要写一篇有关国家改革进程的调查报告。1982年，他写的题为《理论·蓝图·试验·条件》的调查报告，就颇有代表性。明确指出了在经济改革的进程中，一系列理论问题没有解决，因而无法制定合理的规划蓝图。同时对当时改革试点城市缺乏科学的选择、分析和观察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当时，大家都在云雾山中，而他则能比较清醒地识得此山面目，是很值得敬佩的。此文提到的许多问题，后来都陆续得到了社会实践的印证。1987年，政治经济改革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，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热烈讨论。此时，杨继绳的兴奋点又转向新的问题研究了，发表了《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瞭望》。次年，根据他自己对改革形势的洞察，深刻剖析了困扰中国改革深入的物价问题。写出了《孤岛的困窘》和著名的调研稿件《双轨现象》。前一篇是解剖天津火柴生产和销售，直白中国物价改革的必要性和所处的窘境；后一篇则

是在更高的角度，抓住旧序变无序而后进入新序这一时代特征，指出“双轨”这一社会现象，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大成果，是社会进步的产物，对“双轨现象”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

不论是普通读者，还是新闻圈子里的同行，都为杨继绳新闻报道的深度和思辨色彩所折服。说实在的，全国新闻界里，热衷于献身新闻事业的人不少，有成就的人却不多。大家都在琢磨，为什么他的报道特色十足？

他除了善于思考如何抓问题之外，在深入采访、调查研究上也肯下功夫。1988年开始，他单枪匹马大江南北搞“东西部关系”的调研。一位朋友在大西北与他相遇，领略了他进入佳境的采访风范，事后对他说：“你的调研犹如在滚一个雪球，从北京滚到沿海，再滚到大西北，每到一个新地方，待把人家的雪沫吸纳完后，到下一处你又把雪球抛给了另一个被采

# 谈在众人疑惑时

## ——也说“半月谈现象”

从1985年起,半月谈杂志社出版的系列刊物,其发行量之大一直居于全国各报刊的首位。今年则更为引人注目。目前在许多报刊征订不怎么景气的情况下,《半月谈》、《半月谈内部版》、《时事报告》却异军突起,总发行量在年初增加到525万份,比上年初一下子多出了112万份。去年8月制订发行工作计划时,我们曾提出了一个今年增长10%的目标,结果出乎意料地翻了番,增幅高达27%。由于《半月谈内部版》的期发数由去年同期的86万份增加到110多万份,这样在中央一级发行量超百万的3个刊物中,除了居第二位的《求是》以外,居第一位的是《半月谈》,居第三位的是《半月谈内部版》。人们因此议论“半月谈现象”,搞“半月谈现象”探秘,自然不足为怪了。

探秘者常常说到,半月谈系列刊物的兴盛,得益于国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,开展时事政策教育的大气候;有些新闻宣传界的朋友摆出了别的说法,例如半月谈系列刊物主要面对基层干部、群众说话,有一个遍布全国的通讯员网络搞宣传发行,因此订阅的人多。不错,这是事实。它确实把基层干部、群众当作自己的主要读者,热心为之服务,它的通讯员网络也名不虚传。不仅如此,我们还坚持把通讯员同志视

为半月谈“大编辑部”的成员,这些同志就象自家人那样为杂志社沟通情况、采写稿件、宣传发行操心出力,不辞劳苦,做了“小编辑部”无法替代的大量工作,是应该充分加以肯定的。可是有了这些,发行量是不是注定就会上去呢?

按照“充足理由律”的要求,这些恐怕都还不够。假如你刊物上的东西有错误,或者内容正确但不读读者的心思,人家不愿看,即使大气候好,确定的读者对象适宜,宣传发行人员得力,我看也难以赢得订户,扩大发行量的。

要弄清半月谈系列刊物发行数居高不下、迅速上升的奥秘,最有发言权的想来还是它的读者,应当看看他们为什么喜欢《半月谈》。

### 听听读者的声音

在半月谈杂志社每天收到的大批来信中,每每谈到公众谈及刊物紧扣他们的心事和关注的国事、引起共鸣的肺腑之言,总是令人心情激动,难以平静。

我忘不了去年初春,当“私有化”的调门正搅得一些人不知所措、急于辩明的时候,《半月谈内部版》连续两期刊登访问记《私有制是不是中国的出路》,请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、童大林、吴敬琏、厉

访者。集腋成裘,雪球越滚越大,专家权威,三教九流之见解观点尽入你囊中,到最后你则成了把握这一问题的权威。”

他后来是否成了“权威”毋需考证了,在上海召开中国东西部关系研讨会时,杨继绳是特邀专家之一。他写的“东西部关系调查”,从宏观上揭示了我国区域经济出现后,社会经济生活中引发的新矛盾和新问题,并由此探讨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。稿子以《棋手正在更迭》、《大地没有万里平》等题目,发表在《瞭望》周刊上,如同一幅中国当代经济生活的解剖图,使人明了中国当代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格局。不仅一些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普通读者反应强烈,连许多研究中国区域经济的专家也啧啧称奇。

是不是新闻记者写的稿,非要专家“称奇”才算好?倒不一定。但在社会实际中,的确存在着这类研究型的新闻记者,他们的新闻作品,在一个高于一般

新闻报道的层次上,反映某一领域内的社会现实,形成独特的报道内容和方式,并为广大读者所接受。而这些研究型记者,则介于各个不同领域之间,既有所溶合,又有所游离,通过自己的采访、调查、研究、整理,最后形成一些新兴的边缘学科,成为认识自然社会的钥匙。世界上一些新兴边缘学科有新闻记者的杰出奉献,如现代管理学之父杜拉克,未来学者阿·托夫勒等。外国记者能走通的路,中国记者就不能走吗?依我们看,能。根据老杨的才华和勤奋程度,我们认为他具备了成功的可能性。

日常生活中,他还是个满有风趣儿的人。过去,他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,留下许多令人捧腹的笑话和“闹剧”。现在,他调到《经济参考》报理论部,偶尔闲时,也跟同事们打两把扑克。只是他的牌艺不佳,年轻的同事便骂他两句“臭牌”。他并不恼,仍然一本正经地出“臭牌”。○